

朱燕



村里的老人们在八十八亩田齐聚一堂，相约一起吃顿年夜饭，来参加跨年特别活动——八十八亩田的第一届“村晚”！一场专为村里老人举办的特别活动。

“菜都准备好了没？”“不行，还要再炖半小时，老人们要吃得软烂一点。”刚吃完午饭，大家伙就开始忙碌起来了，为老人们特制一顿年夜饭。特色传承荤素搭配，在菜品的选择上，也非常有讲究：蹄膀要炖得烂一点，老人们才能吃得香一点；鲈鱼刺少，老人吃不怕卡刺；菜切得小块一点，入味又好嚼。老人们最爱的沪剧也来咯。“人老咯，就喜欢听戏”，阮银莲奶奶的一句话，被我记在了心上。“老人的愿望，都应该被实现。”

这不，老沪剧班子就被请来了。看，老人们好专注开心！他们回想起70年代搬着小凳走好几里地去看戏的青春岁月……

春联是村里的朱汝康老师执笔的，一听说村里的老人要齐聚一堂，朱老师立即说要给大家送上亲手写的春联：“天增岁月人增寿”，祝福老人长寿安康。“和顺门第增百福”，祝福老人家庭和美。朱老师说：自己是老人们看着长大的，也希望借这个机会，在农历新年开始之初，把祝福写在春联里送给长辈们。

叶榭最出名的是什么，除了松江大米就数这“叶榭软糕”。软糕历史悠久，始于1573年，叶榭人都爱吃，家家户户逢年过节都会制作叶榭软糕。吃糕年年高。杨国华奶奶说：“以前每当做糕，便代表了佳节的来临，今天大家一起做糕，开心得不得了。”长辈们边做糕边聊天。尹奶奶是村里有名的织布能手，两天能织一匹布。尹爷爷以前钓鱼可厉害了，钓竿一下，鱼必咬钩，都说吴奶奶就是当年被他钓鱼的英姿揽获芳心的。还有给逃荒路人饭菜自己饿肚子的张奶奶，曾经喂猪七天七夜不洗澡，还追着大家跑的朱爷爷……虽然青春不再，但老人们的故事，会一直在时间的长河里熠熠生辉。

“蹄膀好久没吃了，今天解馋了……”“谢谢囡囡，我们大家好多年没有这么聚在一起了……”“希望明年还能来参加……”

我故乡的长辈啊，你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我一直想为你们做点事。你们开心了，村子也就开心了。虽然现在实力还有限，但逢年过节给村里的老人送上关怀与问候这件事一定会坚持下去。祝福村里的爷爷奶奶们都能健康长寿，他们的人生故事中有我们可取的经验，他们由衷的笑声是这个乡村最大的魅力。

自腊月初八那天剥开第一头蒜起，有年味的日子就开始了。

我小时候住北京胡同大杂院儿，对时下流行的腊八粥印象不深，但是对腊八蒜是有绝对的期待。因为这不光是几头泡在醋里的蒜，这是开启过年节日的第一道序曲！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一边剥蒜一边聊大天儿，年夜饭的菜单就是这个时候有了初模样。说实话，每年的年夜饭并没有什么大区别，无非是米粉肉、肉好一些，青椒塞肉和辣椒塞肉将相呼应隔年出现在饭桌上，小时候的北京冬天物质匮乏，一棵大白菜能翻出五六道菜，放眼望去，感觉一桌子色彩丰富大锅小盆的好不热闹，仔细一看，原材料大约不超过三样儿。

但是在过年的喜气包围下，即使盘中菜年年重

复，也照样在我的嘴里起舞。那伴随着新衣服僵硬的褶和气味，那老陈醋罐子的腊八蒜，春一样的绿，才是真正的过春节。

不是吃，而是欢聚和迎新。

腊八蒜奏响的春节，饺子，家的味道

丹峰

一定要以正月十五的饺子收尾才算是过了一个完整的年。

几乎没有北京人爱吃饺子。一到礼拜天休息，你到北京老城区的胡同里溜达溜达，家家传来剁馅儿的声音堪比成都巷子里的麻将声声。包饺子，就是一家人平常的节日。

母亲走的那年我没有学会包饺子。为了吃饺子我几乎尝遍了北京所有敢称自己是手工饺子的餐馆，但屡屡后悔，不是馅儿

不对就是皮不对，这款多人协作才能达到完美味道的工程，哪一道出现了草率或傲慢的态度，饺子都会变味。比如，馅儿的菜、肉比例，调料的均衡，究竟要不要打个生鸡蛋进去，样样是学问。在这样的時候最怕有人带着自己小时候家里饺子的印象瞎指挥。再比如有人爱逞能，擀皮的时候非要撵出部队食堂的雄风，力求多，但是皮儿一个个千奇百怪的，包起饺子总有

个缺口在漏汤！

经历过太多难吃的饺子，很多年前我决定自己学习如何包饺子。说出这个决定的时候，我确实把周围人吓了一跳，我都能感觉到他们悄悄向后挪步。“包饺子多麻烦啊！”这是我和大部分朋友的感受。可是为了那口刚出锅的，配着腊八蒜的，一咬不仅有菜的香甜，还有汁的



奔跑的老鼠 剪纸 李建国

饺子，多麻烦我都认了。我清晰地记得学习包饺子的那天，我整整包了11个小时。拿着菜谱，打着电话，从和面到剁馅……我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，最后坐下来吃上自己包的饺子的时候，已经夜深人静。我一人躲在厨房里，站着，没有醋，夹起一个饺子碎了一盘子。真的不难吃，但少了一道滋味。

有一年我参加了春节晚会。聚在饺子，和一罐腊八蒜。说实话，那个饺子什么馅儿我都没吃出来，它真的不好吃，但唯独有了我自己包饺子时缺失的那道滋味。那道滋味就是，大家在一起随意地说话，开玩笑，包出奇怪的饺子，甚至煮一锅馅皮分离的片儿汤，脸上还带着面粉对你问寒问暖的滋味。每个人都可以感到自在的过程，就是包饺子的过程，是家的味道。

年了，春节对我来说就是无聊重复和陈旧。而在这冷飕飕的候场大厅里，我突然想回家了。

节目一结束，我妆也没卸就往外跑，一边跑，脑子里一边组织一会包什么馅儿，要指挥谁做哪一道工序。我是好好地炫耀一下自己包饺子的功力的。

等我进家门的时

候，家人都在等我。桌上，竟然有一盘盘刚出锅的饺子，

和一罐腊八蒜。说实话，那个饺子什么馅儿我都没吃出来，它真的不好吃，但唯独有了我自己包饺子时缺失的那道滋味。那道滋味就是，大家在一起随意地说话，开玩笑，包出奇怪的饺子，甚至煮一锅馅皮分离的片儿汤，脸上还带着面粉对你问寒问暖的滋味。每个人都可以感到自在的过程，就是包饺子的过程，是家的味道。



美味

中国画

梅若

“耳顺之年”中的耳顺，概指个人修行已然成熟，没有不顺耳之事，听得进逆耳之言，骂骂之声也无所谓，无所违碍于心。不过在我看来，大部分人的“耳顺”，并非修行使然，而是退休使然：肉身退下了，聒噪自然减少，心灵也就清静了。当然也有人身与灵脱钩，在理该超脱的时节，依然留恋尘世，空惹许多烦恼。这样的做派，我谓之“不识相”。

经常听到或疏或密的友人夸赞我，说我口碑不错，意即鲜闻谗言。问有何秘诀，我笑曰，唯识相耳。无论会桌还是餐桌，不坐主桌，不坐主位，不做主角，不做主角。万于一于不得已时为装点门面须坐主位，为平息纷

争，或可适当配合，但私心切切不可膨胀，此也属“识相”范畴。自己吃几两干饭，具几分才能，时刻要心知肚明，不要祈求德不配位的待遇。德能配位，收支平衡，自然上上大吉；足可胜任，尚有盈余，何尝不是喜事？

做“识相而有用”的人 阿达

所谓谗言，泰半乃心高气傲、收获过多所致。好事都给你一人占了，难免就会有唧唧唧唧。

“识相”应是全方位的禀赋：该沉默时沉默，该消失时消失；不是你的主场，切勿喧宾夺主；倘若需要救场，必能手到擒来；救场之后隐退，决计不可恋战。回眸我的“一生战绩”，皆为“救火式”启用，凡所染指的重要岗

位，均为不得已披挂上阵。由于一贯识相，外人以为我怀才不遇，一旦遇上火情，纷纷荐我上场，伯乐均沾，皆大欢喜。我在审时度势之后，窃以为“陷阱”跳入之后尚可辗转腾挪，也就“识相”地祭出才能。“天上掉馅饼”时，

通常意味着“地下藏陷阱”，你能战胜陷阱，才能接住馅饼。

因此我对自己的期许和定位是：做一个“识相而有用”的人。识相而无用，你就是空气或废物；识相而有用，你才是境界或价值。不应堕落到“被动的识相”，也即让人侧目才知趣告退；而应是“主动的识相”，未雨绸缪早早独对空谷足音。不要埋怨被人利用，用而有

利，方显价值；无人利用，一钱不值。即使满怀无用之才，也要确知可用之处。“有用”之用，不可作狭义解，不妨超乎形而下。识相而有用，让你终身受用。

并非到了一定年纪就会“耳顺”，陷人是非之地岂能听而不闻？肉身退休是一回事，心灵超脱是另一回事。最好的耳顺，不是不计较谗言，而是无可谗言。你又识相，又有用，谗言者如心理阴暗，必会自取其辱，人们会认定其“无用而不识相”，判为恶性嫉妒一族。无用而不识相者，难以“耳顺”，每每心烦意乱，身心疲惫；反之，识相而有用者，气定神闲，鲜有聒噪，容易“耳顺”。所以，“耳顺之年”可以作宽解：任何年龄段，只要注重修行，自我锤炼“识相而有用”的禀赋，均可达致“耳顺”之境界，均为“耳顺之年”。

每周一次的独自行走，已经酝酿了好久。其实，生活于这个城市，行走是随时都可以有的事，但偏要讲究一个仪式感，非得把这个“第一次”留在退休后的第一周，似乎这样的开端才有纪念的意义。

也有朋友调侃：你说要“周游世界”，咋一下子演变成了家门口的游荡？诚然，去远方固然是好，都说，旅游是“去看平时看不到的风景”。但是，又有多少人会在意我们身边的景色、在意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城市的美丽呢？或许是熟视无睹，亦或许是想着不急不怠总会有机会。所以，这座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，最终都是抱着琵琶掩着面孔的，两下相看，终究都是陌生。一个人

的行走，一点也不会孤独，因为这个城市有着太多诱惑你的东西，平日里藏在不经意间的风景，在脚步的丈量下，与我们的距离逐渐拉近，慢慢鲜活，直至身心全部融入其中。这是怎样的一种惬意，也是怎样的一种奢侈，能够时时都在愉悦中体味着身心的快乐。

近年来，鄂达克建筑之风正健，前些日子看了个纪录片，被这些建筑之美震慑，深陷其中难以自拔，遂决定把“鄂达克纪念馆”作为首次行走的主要目的地。

沿着静谧的番禺路散漫地走着，道路两边的梧桐已经逐渐变色，但依旧未见满地落叶“尽带黄金甲”的盛景。“鄂达克纪念馆”的大门并不在番禺路上，而是隐藏在一条不起眼

的弄堂内，因为事先做了功课，所以很顺利地赶在下午开馆时抵达。这幢鄂达克于1931年设计的建筑，曾是他的私宅，是典型的英国乡村风格，白墙、红砖、褐瓦，以及

一个人的行走 李珏

黑色的外露木架结构，特色非常鲜明、爽朗。门前的大草坪，现在已是隔壁学校的操场，为此整幢建筑感觉有些逼仄。

纪念馆只对外开放一楼的部分区域，有一位爷爷级别的志愿者做接待，因为参观者少，所以很有耐心，一起聊了好多关于鄂达克的话题。展出的部分，除了顶梁和壁炉，其

余都是近几年照原样复制的，木地板腐烂后铺了很现代的地砖，拱形雕花的双门则被鄂达克离开中国时带回了匈牙利作为纪念……

总而言之，保存最完整的，就是整个建筑框架，但即使如此，依旧能深深感受到设计的精到与居家的舒适。

首次独自行走的顺遂，叫我信心大增。此后的几个星期，又先后去观摩了鄂达克设计的其他几个经典建筑——武康大楼、孙科别墅、爱神花园等等，赞叹着，也细心揣摩着各种不同建筑风格的妙处，倒真是长了不少见识，更为百年建筑设计者的超前眼光所折服。

走了，看了，到家免不了发个微信朋友圈啥的，没想到犯

了众怒，一致的口诛笔伐声讨，说该组织大伙儿一起去玩的，哪有独自偷着乐的道理。殊不知，所谓“独自行走”，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份随意：随意选择目的地、随意走走歇歇、随意想想心事、随意找人聊个八卦，这些都是一个人的好处，旁人怕是难以悟到的吧。

那天结束行走乘公交车回家，坐在身后的一对老夫妇一直在看景闲聊，因为讲得有趣，我便“顺带着”听了起来。从话语中了解到他们都曾在上影厂工作（老太指着窗外一幢灰顶的建筑告诉老头：那是你的办公室呢），又说起复兴路、说起国际饭店……越听越有意思，跟我当日的怀旧主题是不谋而合呢！

七夕会

五十多年过去了，大画家画松鼠的情景，至今历历在目。记得傅教授画好后，只朝我笑笑，有没有对话，怎么离开办公室的，已经记不清了。

傅抱石画松鼠



傅抱石画松鼠 美芳子